

人生的滋味丛书

凡尼 江北主编

叶之趣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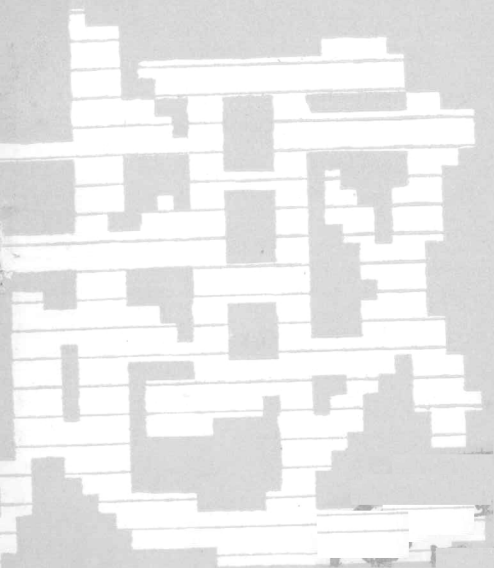
趣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多一份兴味情趣

凡尼 江北主编

叶之趣 编



多一份兴味情趣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叶 斌

责任校对 蒋平生 杜声娟

趣：多一份兴味情趣
凡 尼 江 北 主编
叶之趣 编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6千字

版次 1993年8月 第1版

印次 1995年6月 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0册

书号 ISBN 7-219-02497-5/I·571

定价 4.20元

目 录

一、花、草趣

论花与花的布置／林语堂……………（2）

快阁的紫藤花／徐蔚南……………（7）

牵牛／叶灵风……………（10）

山梨花／檀一雄（日）……………（13）

荠菜花／吴伯箫……………（15）

花未眠／川端康成（日）……………（20）

看花／朱自清……………（23）

牵牛花／叶圣陶……………（26）

访草／陈冠学（台湾）……………（28）

养草记／许世旭……………（32）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新

鲜”／屠格涅夫（俄）……………（35）

二、鸟趣

杜鹃／陈敬容……………（38）

潜水鸟／梭罗（美）……………（40）

秋鸟／川端康成（日）……………（44）

孩子与鸟儿／张秀亚（台）……………（46）

养鸟记趣／洛夫（台）……………（50）

买鸟／林语堂	(54)
鸟／梁实秋	(60)
鸟的天堂／巴金	(63)
小女儿的虫鸟朋友／陈冠学(台)	(66)

三、虫趣

没有秋虫的地方／叶圣陶	(75)
萤火虫／贾祖璋	(77)
蝉／贾祖璋	(81)
蜈蚣虫／周建人	(86)
一叶悠游／栗耘(台)	(90)
蝉与纺织娘／郑振铎	(92)
蟋蟀／陆蠡	(95)
蜘蛛的智慧／奥立佛·哥尔斯密(英)	(99)
蝉声／郭枫	(103)
草虫的村落／郭枫	(106)

四、鱼趣

美人鱼／叶笛	(110)
金鱼／周作人	(113)
钓鱼／鲁彦	(117)
记钓鱼／林语堂	(128)
垂钓／梭罗(美)	(131)

五、猫狗趣

懒猫百态／颜元叔	(134)
猫／郑振铎	(139)
猫的故事／梁实秋	(144)

小猫的拜访／韦素园	(147)
谈狗／赵淑侠	(149)
狗／梁实秋	(158)

六、余趣未尽

花园底一角／许钦文	(162)
打橘子／俞平伯	(167)
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	(170)
无知的乐趣／罗伯特·林德(爱尔兰)	(176)
我家中的动物世界／科莱特(英)	(181)
昙花开的晚上／艾雯	(183)
天井里的种植／叶圣陶	(187)

花、草趣

过了十年之后，我还想到木曾谷里来，让山梨花的幽香将我埋藏。

——檀一雄

花在夜间是不眠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清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川端康成

论花与花的布置

林语堂

花的享受和花的布置似乎是和机缘有点关系的。花的享受和树的享受一样，第一步必须选择某些高贵的花，以它们的地位为标准，同时以某种花与某种情调和环境发生联系。第一是香味，由茉莉那种强烈而显著的香味到紫丁香那种温和的香味，最后到中国兰花那种洁净而微妙的香味。香味越微妙，越不易辨别出来是什么花，便越加高贵。此外又有色泽，外观，和吸引力的问题，这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像肥美的少女，有的像纤瘦的、有诗意的、恬静的贵妇。有的似乎是用它们的妩媚去引诱人们，有的则在它们自己的芬芳中感到快乐，似乎以在闲静中过日子为满足。有的颜色鲜艳夺目，有的则表现着比较柔和的色泽。不但如此，花和周围的环境及开花的季节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们的心目中，玫瑰花自然而然和晴朗的春日发生关系；莲花自然而然和池塘边的凉爽的夏之晨发生关系；木樨自然而然和收获时的月亮与中秋节发生关系；菊花和残秋吃蟹的季节发生关系；梅花自然而然和白雪发生关系，而且它和水仙花成为我们新年享受的一部分。每种花生在其周遭的环境中似乎是很完美的，爱花的人们最容易使这些花在我们的心中构成各种不同季节的图画，有如冬青树代表圣诞节那样。

兰花、菊花和莲花，与松竹一样，人们是因为它们有某些素质而选择它们的；它们在中国文学上是君子的象征，尤其是兰花，因为它有一种异样的美。在一切花类之中，梅花也许是中国诗人最爱好的；关于这种花，我在前面一节中已经谈过几句。据说梅花在众花中是占“第一”把交椅的，因为它在新年开花，所以在众花中占第一位。当然，人们也有不同的意见，牡丹在传统观念中是被称为“花王”的，尤其是在唐朝。在另一方面，牡丹因为颜色鲜艳，所以常常被视为富足和快乐的象征；而梅花则是诗人之花，象征着恬静而清苦的学者；因此前者是属于物质的，而后者属于精神的。唐朝的武则天有一天大发狂妄之念，命令皇宫花园中一切的花儿应当顺从她的意思，在仲冬的某一天开花，结果只有牡丹敢违反女皇帝的命令，迟了数小时才开花，因此武则天下令把几千盆的牡丹花由西安(当时的京都)贬到洛阳去。有一位文人就只为了这个缘故同情牡丹花。牡丹花虽然失宠，可是在一般民众之间还保持着它的地位，而洛阳也变成牡丹花的大本营了。我想中国人对玫瑰花之所以不更加重视，乃是因为它的色泽和形状属于牡丹一类，可是没有后者的华丽。据中国古代的记载，牡丹花可分为九十种，每种都有一种极富诗意的名字。

兰花和牡丹不同，象征着隐逸的美，因为它常常生长于多荫的幽谷。据说它有“孤芳自赏”的美德，不管人们看不看它，而且极不情愿被移植到城市里去。如果它被人们移植在城市里，它须顺自然的本性生长起来，否则便会枯萎而死。所以，我们常常称美丽的，隐逸的少女，或隐居山中，鄙视名利权势的大学者为“空谷幽兰”。它的香味是很微妙的，似乎并不故意要去取悦任何人，可是当人们欣赏它的时

候，其香是多么飘逸啊！为了这个缘故，它便成为不与凡俗为伍的君子以及真友谊的象征，因为有一本古书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因为这人的鼻子已经充满花香了。李笠翁说：欣赏兰花的最好办法，不是把它们放在各房间中，而是只放在一个房间中，使人们进出的时候享受它们的香味。美国种的兰花似乎没有这种微妙的香味，可是其花较大，形状与色泽亦较为华丽。我的故乡的兰花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称为“福建兰”。这种色泽浅绿，上有紫色的斑点，花形比普通的兰花小得多，其花瓣只有一英寸余长。最佳最宝贵的兰花种名为陈孟良，与水同色，浸在水里几乎看不出来。牡丹的种类是以出产的地方为名的，兰花的种类则和美国花一样，以它们的主人为名，如“浦将军”，“申军需官”，“李司马”，“黄八哥”，“陈孟良”，“徐锦楚”。

种兰极难，其花又极纤弱易萎，人类公认它具有高贵的性格，其原因无疑地即在于此。在众花中，兰花如栽植稍有不当地，最易枯萎。所以爱兰的人往往亲自种植，不把它交给佣仆去照顾；我看见过有些人照顾兰花，有如奉养父母那样地小心。一株极贵重的植物能够像一具极好的铜器或花瓶那样地引起人家很大的妒忌；一个朋友如果不愿分一些新枝给人家，也会造成很深的怨恨。中国古书中有一段记载说，一位学者因为朋友不愿把一种植物的新枝送给他，便实行偷窃，结果被捕入狱。对于这种情感，沈复在《浮生六记》里曾有过这么美妙的描写：

“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壁。值余幕游于外，

芸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从此誓不植兰。”

菊是诗人陶渊明所爱的花，正如梅是诗人林如靖所爱的花，莲是儒家学者周莲溪所爱的花一样。菊花开于深秋，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具有“冷香”和“冷艳”的。菊花的“冷艳”和牡丹的华丽比较起来，其特色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菊花共有数百种，宋代一位大学者范成大以极美丽的名字去称呼各种的菊花，居然造成一种风气。种类之繁多似乎便是菊花的特色，其形状及色泽具有不同之处。人们视白与黄为菊花的“正”色，对紫与红则视为变体，所以比较低贱。白菊与黄菊的色泽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银碗”、“银铃”、“金铃”、“玉盆”、“玉铃”、“玉绣球”等。有的则用著名美人的名字，如“杨贵妃”和“西施”。有时它们的形状如“女人剪短了头发”一样，有时它们的爪须则和长发一样。有几种菊花比其他的菊花更香，最佳的菊花据说有麝香或“龙脑”香的香味。

莲花自成一类，据我看来，它是花中最美丽的花。因为，它的花与茎叶整个在水上漂着，夏季没有莲花可赏是不觉其乐。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房子在池塘之畔，尽可以把莲花种在大缸里。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却很难享受莲花蔓延半英里的美景，它们弥漫在空气中的香味，以及花上的白色与红色，和点缀着水珠的大绿叶互相辉映的妙趣（美国种的水莲和莲荷不同）。宋代学者周氏写了一篇小品文，说明他爱莲花的原因。他说莲花像君子，生于污浊的水中而保持着清白之身。他所说的话证明他是一个儒家的理论

家。由实利主义的观点上看起来，莲花的各部分都有用处。莲藕可以制成一种冷饮，莲叶可以包裹水果或其他的食物去蒸，莲花的形状和香味可供玩赏，莲子被人们视为神仙的食品，或剥出生吃，或晒干拌糖而食。

海棠和苹果花相像，与其他的花同样地得到诗人的爱好，虽则杜甫不曾提起这种产于他的故乡四川的花。人们提出过各种的解释，其中最可相信的解释是：海棠是杜甫母亲的名字，他为避讳起见，故不提起。我觉得只有两种花的香味比兰花更好，这两种花就是木樨和水仙花。水仙花也是我的故乡漳州的特产，此种花头曾大量输入美国，有一时期竟达数十万元之巨，后来美国农业部禁止这种清香扑鼻的花入境，以免美国人受花中或有的微菌所侵染。白水仙花头跟仙女一样地纯洁，不是要种在泥土里，而是要种在玻璃盆或瓷盆里，内放清水和小圆石，而且需要极细心的照顾的。说这种花里有微菌，可真有点想入非非。杜鹃花虽有含笑之美，却被视为悲哀的花，因为据说它是杜鹃泣血而化成的；杜鹃从前是一个男孩子，为了他的兄弟被后母虐待而逃亡，特地跑出来寻觅他的。

花怎样插在瓶里，也与花的选举和品第同样重要。这种艺术至少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时候。在19世纪的初叶，《浮生六记》的作者曾经在“闲情记趣”一卷里描写插花的艺术。他主张应该把花插得好像一幅构造匀称的图画。

快阁的紫藤花

徐蔚南

细雨蒙蒙，百无聊赖之时，偶然从《花间集》里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藤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藤花！你真令人怜爱呢！岂仅怜爱你，我还怀念着你的姊妹们——一架白色的紫藤，一架青莲色的紫藤——在那个园中静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还能安然无恙否？

啊，紫藤花！你常住在这诗集里吧，你是我前周畅游快阁的一个纪念。

快阁是陆放翁饮酒赋诗的故居，离城西南三里，正是鉴湖绝胜之处；去岁初秋，我曾经去过了，寒中又重游一次，前周复去是第三次了。但前两次都没有给我多大印象，这次去后，情景不同了，快阁的景物时时在眼前显现——尤其使人难忘的，便是那园中的两架紫藤。

快阁临湖而建，推窗外望：远处是一带青山，近处是隔湖的田亩。田亩间分出红黄绿三色：红的是紫云英，绿的是豌豆叶，黄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间着，美丽得远胜人间锦绣。东向，丛林中，隐约间露出一个塔尖，尤有诗意，桨声渔歌又不时从湖面飞来。这样的景色，晴天固然极好，雨天也必神妙，诗人居此，安得不颓放呢！放翁自己说：

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

是的，确实天叫他称放翁的。

阁旁有花园二，一在前，一在后。前面的一个又以墙壁分成为二，前半叠假山，后半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红莲白莲，盖满一池，自当另有一番风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楼，楼下有匾额曰“飞跃处”，此是指池鱼言。其实，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小鱼，要它跃也跃不起来，如何会飞跃呢？

园中的映山红和踯躅都很鲜艳，但远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后花园了。

我们一踏进后花园，便有一架紫藤呈在我们眼前。这架紫藤正在开最盛的时候，一球一球重叠盖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尽是花朵。花心是黄的，花瓣是洁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无数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乱哄哄地飞着。它们是在采蜜吗？它们是在舞蹈吗？它们是在和花朵游戏吗？……

我在架下仰望这一堆花，一群蜂，我便想象这无数的白花朵是一群天真无垢的女孩子，伊们赤裸裸地在一块儿拥着，抱着，偎着，卧着，吻着，戏着；那无数的野蜂便是一大群的男孩，他们正在唱歌给伊们听，正在奏乐给伊们听。但们是结恋了。但们是在痛快地享乐那阳春。但们是在创造只有青春只有恋爱的乐土。

这种想象决不是仅我一人所有，无论谁看了这无数的花和蜂都将生出一种神秘的想象来。同我一块儿去的方君看见了也拍手叫起来，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热烈地亲了个嘴，说道：“鲜美呀！呀，鲜美！”他又说：“我很想把花朵摘

下两枝来挂在耳上呢！”

离开这架白紫藤十几步，有一围短短的东青，穿过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藤。不过这一架是青莲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处。但是就我个人说，却更爱这青莲色的，因为淡薄的青莲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得一种和平，一种柔婉，并且使我有如饮了美酒，有如进了梦境。

很奇异，在这架花上，野蜂竟一只也没有。落下来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层。原来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无怪野蜂散尽了。

我们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观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飘下的花儿。花也知道求人爱怜似的，轻轻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时，颈项里感得飕飕地一冷，原来又是一朵。它接连着落下来，落在我们的眉上，落在我们的脚上，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在这又轻又软又香的花雨里几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声怪响，我们如梦初醒，四目相向，颇形惊诧。即刻又是“骨碌碌”地响了。

方君说：“这是啄木鸟。”

临去时，我总舍不得这架青莲色的紫藤，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夹在《花间集》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每取出这朵花来默视一会儿。

牵 牛

叶灵凤

春天的时候，我们左近有一家人家搬了，园里遗下一些蓬蓬的野草，几丛美人蕉，野草丛中还有一些牵牛花新生的幼芽。

去年未搬到这里之先，我们来看姊姊的时候，仿佛记得有几家在门前种了一排牵牛花，藤蔓一直牵到凉台上，绿阴阴的组成一张绝妙的天幕。那时我们还住在听车楼，窗前虽也有几株绿阴满窗的洋梧桐，但决没有这牵牛花天幕的爱人，因此这过眼的一瞥，便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今年恰巧人家搬了，凤发现园里遗着有牵牛花，便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实现理想的机会。

“怎样，我们去把牵牛花挖来种在我们的园里？”凤说。

“假如要挖，你去挖来好了。”不知怎样，我对于这些牵牛花没有多大的信心，觉得长到绿满窗前的时候固然可爱，但是对于眼前这些半寸高的幼芽，却有点怀疑它的长成。

牵牛花是挖来了，齐齐的种在阶下。园中那一棵被騙作梅树的苦李根下也种几棵，预备作它发展势力的另一个领域。